

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版本及其史料价值

朱 万 曙

徽州是一个宗族结构传统严密且沿续相当长久的地方。清人赵吉士在《寄园寄所寄》中曾经这样描述道：“新安各姓聚族而居，绝无一杂姓搀入者，其风最为近古。出入齿让，姓各有宗祠统之；岁时伏腊，一姓村中千丁皆集，祭用文公《家礼》，彬彬合度。父老尝谓：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：千年之塚，不动一抔；千年之族，未尝散处；千载之谱系，丝毫不紊。”伴随着宗族意识的不断强化，徽州人在明代中叶开始就修祠堂、纂谱牒，而记录和反映徽州宗族历史和现状的文献也应运而生，《新安名族志》就是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产物。

一、版本与编纂过程

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版本，据我们初步调查，一共有十二种：它们都分为上卷和下卷，或前集和后集，但各本间的篇幅却有较大差异，现存本中有八册、四册和二册三种：

八册本：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各藏一部^①；

四册本：国家图书馆藏二部；另有台湾“中央图书馆”藏本一部^②，其内容与该本基本相同；

二册本：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南京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、安徽省图书馆、日本东洋文库各藏一部。

这几种本子的结构框架是一致的,都是按照姓氏——县名——村镇名为序编排的。但是,它们之间的文字差异却很大。几乎每个本子之间都有或大或小的差异。在二册本里,北京师范大学藏本和国家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的差异比较大;四册本与二册本有明显差异;而八册本的文字比四册本多出三分之一。如此多而大的文字差异在现存的古籍中是很少见的。这就牵涉到该书的编纂和刊刻过程问题。

关于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编纂过程,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氏在其《关于〈新安名族志〉》一文中进行了探讨^③。他根据程尚宽的《〈新安名族志〉引》、胡晓的《〈新安名族志〉序》等资料,认为它的成书经历了三个阶段:一是元代陈栌(定宇)作《新安大族志》;二是嘉靖二十八年(1549)郑佐对其加以增补续编,称为《实录新安世家》;三是嘉靖三十年(1551)程尚宽、戴廷明等人在郑作的基础上编集为《新安名族志》。对于多贺秋五郎的观点,郑力民曾经撰文提出不同看法:其一,陈栌并未作《新安大族志》,该书其实是由戴廷明等人编撰的;其二,不存在《实录新安世家》这本书,这是多贺秋五郎望文生义的结果^④。

多贺氏和郑氏较早注意并讨论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编纂过程和版本问题,显示了很强的学术敏感性。不过,由于他们当时阅读条件有限,对于有的问题,认识还比较模糊,或者仅仅是依据有限的线索进行推测。我们在对该书版本及与之相关的《新安大族志》的版本情况进行调查后,在这里可对多贺氏和郑氏讨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。

关于《新安大族志》,郑力民氏从著录情况和陈栌的生卒年入手,做出了陈栌并未撰写该书的推断。就“陈撰元刊”提出的过程看,洪垣在序言里只是提出了陈定宇和《新安名族志》的关系,并没有明确指出他撰有《新安大族志》,而程尚宽则直言“元儒陈定宇编有《新安大族志》”。不过,类似洪垣说法的还有:(一)有的版本^⑤卷

首有邵龄的序言,其中说道:“粤我古冈吴子,席珍黟麓……顷乃以是编者,为定宇陈子悬衡于胡元,已苛瀛选;和溪诸子,缀毓于我代,犹歉遗珠。”(二)石龙山人王讽之序也说:“而诸君子雅意斯举……则是岂不为陈定宇之遗意哉!”

几种著录为程尚宽撰的本子凡例均称:“《名族志》因元儒陈定宇旧本而补辑之者也。”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师大图书馆藏本凡例则不同,称:“本志,元儒陈定宇栎著有《新安大族志》,惜未梓行,间见钞本,疏略未备,且立例混于他郡姓名。今之采辑,惟著姓于吾新安有足征者悉书之,其无考及迁徙外郡者遗之。”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:陈栎确实曾经作有《新安大族志》,但是,在戴廷明等人采辑增补的时候,并没有梓行。日本东洋文库所藏的《新安大族志》,笔者得到了一个复印件,其刊刻简陋,只是《新安名族志》的一个框架而已,但要认定它是元刊本却很困难。若说它是《名族志》的节录本也不大可能,因为有了详细的《名族志》,就根本没有必要再刊出一个节录本,而且,其简陋程度,远不可能是节录的结果。我们认为,程尚宽在《引》里的交待是合乎情理的:陈栎确有一个《大族志》的稿本^⑥,“双溪郑公、觉山洪公因其遗编增益而梓布之”。戴廷明等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采集增补的工作,完成了《新安名族志》。

关于汪孟沚、戴廷明等人增补完成《新安名族志》的情况,郑佐的序言说得很明白:“为此编者,汪孟沚、戴廷明、方德卿、程子璇、王克和、吴信夫辈,独廷明始终弗懈者。”看来,在这些编纂者里,戴廷明出力最多。汪、戴等人的編集应该在嘉靖二十八年就已经完成,因为其卷首郑佐的序言所署时间为“嘉靖乙酉岁冬十二月望”。但是,从其他人的序言时间都是二十九年情况看,其刊刻当是嘉靖二十九年。

刊刻于天启乙丑年的《休宁名族志》卷首列出的“编辑乡绅”也表明,汪、戴等人的编纂于嘉靖二十八年(乙酉)完成,而嘉靖三十年(辛亥),程尚宽增补本刊刻^⑦。那么,程尚宽为什么又要再行“续

补”呢？是否仅仅是将汪、戴的劳动据为己有呢？从全书的情况考察，并非如此。他在《引》里交代得很明白：在郑佐、洪垣梓布陈栌的《大族志》后，“为之采录者，则始于祁之叶本静，继之以休之戴廷明辈，勤勤蒐辑，垂十年矣。”这里，他已经充分肯定了叶、戴等人的劳动。但是，他也指出，汪、戴之作存在着“阅其名家尚多缺略”的问题，其原因在于“情限于力之所弗及，而义睽于势之所弗能”。因此，他才“谨谋之六邑名公及诸同志者，仍其旧本而续补之，考其姓氏迁次而更定之，校其讹谬出没者而厘正之，约其正而归之同。”显然，他所说的“旧本”不是陈栌的《大族志》，而是汪、戴完成的本子。

程尚宽在汪、戴旧本的基础上的确增补了不少内容。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四册本显然是程尚宽增补的本子。因为该本卷首没有郑佐和洪垣的序言，却多出吴守教的跋（残缺）和胡晓、邵龄、王讽、程光显的序言以及程尚宽的《引》，而且比二册本也多出不少内容：

（一）姓氏的增加：增加了邓、殷、徐、万、严五姓；

（二）各姓氏在各地的增加，如胡氏：

二册本：歙·方塘——佳源——槐源·琶塘·胡村（有目无文）

四册本：歙·方塘——佳源——槐源·琶塘·胡村（有目无文）——东关

二册本：休宁·霞阜——剡溪（有目无文）

四册本：休宁·剡川——霞阜——剡溪（有目无文）

二册本：婺源·清华——考水——王川——城东——椿庄——南门

四册本：婺源·清华——考水——王川——城东——东溪——登瀛坊

二册本：祁门·贵溪——城东——南门——椿庄——溶口·平里·山亭（有目无文）

四册本：祁门·贵溪——城东——南门——椿庄——溶口·平里·山亭（有目无文）

二册本：黟县·横岗——牌楼里

四册本：黟县·横岗——牌楼里——潭口——忠信坊——西递——南山

二册本：绩溪·市东——遵义坊——东门——龙川(有目无文)——胡里镇——西街

四册本：绩溪·市东——遵义坊——东门——龙川坑口——胡里镇——西街

两相比较，四册本增补的部分则有歙县·东关（约四百八十字）、黟县的潭口、忠信坊、西递、南山（约一千二百字）；绩溪的龙川胡氏在二册本里有目无文，四册本则以约一千六百字的篇幅详细介绍。这说明程尚宽的确做了“续补”的劳动。

现存八册本所补充的内容更为丰富，同以胡氏为例，歙县增加了“路口”、“岩镇忠臣庙前”、“潜口上市”、“潜口下市”、“塌田”五地，休宁增加了“演口”一地，婺源增加了“梅田”、“高安”两地，另外有“横槎”、“大坂”、“黄柏田”、“集贤坊”、“邑北”、“清华下街”、“大源口”、“平乐上村”八个有目无文的地名；绩溪则增加了“东街”、“上川”两地。该本与二册和四册本同地名的文字一样，说明并非另外一个版本系统，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补的。其增补的部分，当亦是程尚宽或其他人所为。

该书各本不仅文字有差异，在排列顺序上也有差异。我们把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所藏的二册本进行对照，就发现两者的次序不同，例如休宁程氏：

国图本：汉口——会里——陪郭——闵口——富溪——阳村——鬲山——溪头——五城溪口——中泽——荪田——浯田——芳关——北村——金川——率东——珠光——汪祁——临溪——泰塘——仙林——富戴——蟾溪、汪干、山斗、西管(有目无文)

南图本：汉口——塘尾——溪西——屯溪——山斗——会

里——山斗——陪郭——闵口——富溪——阳村——鬲山——五城——溪头——五城溪口——中泽——荪田——浯田——芳关——北村——金川——率东——临溪——泰塘(后残缺一页)

经比较后可以看出,南图本多出“塘尾”“屯溪”二目,另又增加了“山斗”目,两个“山斗”目下的内容则不同。至于次序,则完全打乱。这样的情形,使我们对该书的刊刻过程做出一个推测:该书刊布以后,各宗族对本族的内容和次序都有一些要求,或者要求增删,或者要求对次序进行调整,正如程尚宽所说“情限于力之所弗及,而义睽于势之所弗能”,编纂者无力对各宗族的具体情况做出判断,面对各宗族的不同要求,他们也难以应付。因此,该书不仅刊刻次数多,而每次刊刻都有内容的增删和次序调整,从而导致了各刊本存在诸多差异的现象。

至此,我们可以对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编纂过程作如下的认识:元代陈栌曾经有过一个未予“梓布”的《新安大族志》,到明代,郑佐和洪垣将其刊刻;叶本静、汪孟沚、戴廷明等人复以十年的时间进行了采辑、编纂工作,完成了《新安名族志》,于嘉靖二十八年完成、二十九年刊刻;程尚宽认为这个本子还不够完善,又进行了“续补”,增补了大量的内容,于嘉靖三十年完成。此后,又有不少的增补。同时,该本在刊刻过程中,可能因为各宗族的要求,存在着随时增删的情况,从而导致各本互有文字差异。

二、史料价值

《新安名族志》一书,至少系从将近八百种徽州家谱或宗谱中采录资料而成^⑧,比起一家一姓的谱牒,其涉及面十分广泛,所转载的历史人文信息也极为丰富,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(一)徽州各宗族迁入和繁衍的历史记录

徽州各宗族的迁入和繁衍,情形各异。《新安名族志》记录了各个宗族迁入和繁衍的历史。通过该书可以看出,徽州宗族的迁入大

致为两类：

一为在本地为官，遂定居于此。例如程姓，《志》中说：“程出黄帝重黎之后……（程）普之后曰元谭，当永嘉之乱，佐琅琊王起建业，为新安太守，有善政，民请留之，赐第于郡西之黄墩，遂世居焉。”又如柯姓，《志》中记载说“宋隆兴二年，曰万三公者，任徽州教授，诸生熏其德，留居之，卜地于徽城而家焉。”还有黄姓，《志》中说：“晋有讳积者，为考功员外郎，从元帝渡江，任新安太守，卒葬郡西姚家墩。积生寻，庐于墓，遂家焉，改曰黄墩。”任姓之祖昉，“为新安太守，尝行春，爱富资山水之胜，遂家焉。后名其居曰昉村，唐太宗九年，又改其村为任公村，溪为任公溪。”属于此类型的有邵、闵、谢、仇、宋、陆、詹、臧、张、叶、孔、萧、洪、阮、杨、凌、蒋、徐、范、冯、游、施、沈、韩、余、仰、马、饶、葛、杜、章、田诸姓。

二为避兵乱迁徙到徽州。例如吴姓中，休宁江潭吴氏“先世居鄱阳，有讳逸者复徙浮梁之白水。广明间黄巢乱，逸妻程氏小婆挈子曰宜者始家于此”；休宁太溪之吴“先世居平江府，曰裕者避黄巢乱始家于此”；休宁长丰之吴“唐天宝间，黄巢乱，五世曰宗由饶迁此”；休宁大溪上村之吴“出刺史超后，世家平江，曰德裕，避巢寇由歙黄墩始迁于此”。不过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同一姓氏中，有的宗族却不一定是因为战乱而迁徙到徽州的，同样是吴氏，休宁·富寮之吴则不同，“唐有始祖曰孟丞者，神异不凡，有武略，乐隐不仕，始迁于此”。婺源·环溪之吴“其先季札之裔，世居苏州吴江县，传四十七世曰透，唐天宝间授休宁令，因居休宁之金竹”。因为躲避战乱迁徙到徽州的宗族还有鲍、方、余、俞、汪、夏、胡、陈、李、吴、巴、朱、郑、戴、饶、许、孙、周、江、梅、罗、康、曹、王、舒、吕、毕、廖、潘、赵、姚、齐各姓。

与此相关的是，姓氏和宗族实在并不等同。各姓氏当然有共同的祖先，但是，这个祖先的后裔往往因各种原因分散到各个地方。反之，迁徙到徽州的各宗族，姓氏可能是相同的，但宗族来源却不

同。例如胡氏，在《新安名族志》修纂的时候已经分布在徽州各处了，它们都是胡姓，来历却不同：

歙县·岩镇忠臣庙前：“其先出自毗陵，宋仁宗朝赠太傅文恭公之后曰宗仪，字师礼，荫补歙州判，子姓遂为歙人。”

歙县·东关：“其先系出山东青州，东晋时有讳育者为新安太守，始家，属黟之横岗。”黟县横岗、黟县牌楼里、黟县潭口、黟县忠信坊之胡姓均属此派。

婺源·清华：“历传曰瞳者，宦寓宣徽，家于新安黄墩。生子学，字真翁，号东山，咸通九年登邓从谠榜进士，僖宗朝讨巢寇有功，历官宣歙节度讨击使……由黄墩徙居清华。”歙县路口、潜口上市、佳源，休宁霞富，婺源梅田、王川、城东、东溪、登瀛坊，祁门贵溪、南门均出此派。

祁门城东：“其先松江华亭人，有讳则者，由进士仕南唐，历池州刺史，升江州总管军民都指挥使。子曰杰，授翰林孔目，父子守节而死。孙曰炳，宋太平兴国丙子从江州避难，始迁祁门城东之翠林院，后改翠园。”祁门椿庄派衍于此。

婺源·考水：“其先出陇西李唐宗室之后，朱温篡位，诸王播迁，曰昌翼者逃于婺源，就考水胡氏以居，遂从其姓。同光乙酉，以明经登第，义不仕，子孙世以经学传，乡人习称‘明经胡氏’。”歙县方塘、潜口下市、岩镇，休宁演口、剡川，婺源高安，黟县西递、南山，绩溪湖里镇胡姓均出此派。

而绩溪胡姓来源更复杂。遵义坊：“其先吴兴乌程人。赵宋时曰清者始迁绩溪十都，世衍人蕃，遂名其地曰胡村。”东门：“始祖曰松者，镇守江东，经华阳，山水幽胜，遂家焉。”龙川坑口：“始祖胡焱，字子琰，原居青州汉阳县，仕晋，官至散骑常侍，大兴元年提兵镇歙州，民赖以安，朝赐之田宅，因家于新安。”西街：“其先自唐由齐迁郡，转迁西市。”

据此可知，徽州的胡氏来自各地，有的就在一个地方繁衍，如

绩溪各胡氏宗族，有的则随着繁衍向其他地方迁徙，如婺源清华胡氏。从明代中叶开始，徽州各宗族已纷纷修撰族谱。但是，一姓、一族的谱牒只是记载一姓一族的历史及其繁衍情况，而《名族志》汇集了各姓各族迁入徽州及其蕃衍的情况，从而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到徽州各宗族的历史面貌。这一点，正是《名族志》区别于一姓一族的谱牒的地方，也是其最有价值的地方。

《新安名族志》还描述了徽州各宗族迁入徽州后蕃衍和发展的情况。它的材料当采撷自当时各族的家谱，因此，对于宗族的源流和蕃衍情况就有着比较充分的记载。明代的徽州人虽然修撰了大量的族谱、家谱，但是留存至今的毕竟较少，因而《名族志》在这一方面的价值也显得特别突出。这里，我们以绩溪龙川胡氏宗族为例略加说明。该族的族谱已经难以见到^⑨，我们却可以从此志简要的叙述中了解龙川胡氏繁衍的脉络：

胡焱——三世廷瑾——五世汝能——七世永济——十世思谦——十二世张护——十四世叶环——十六世仪凤——十七世思舜——十八世任——十九世子荣——二十一世之纲(生七子)——二十二世震——二十三孝祥——二十四世思诚——二十五世士海、士杞、士奇、崇俊、朱、元龙、士周、士英、云龙——二十六世遂孙、鸾、桂一、桂二、桂三、桂四、桂五、德一、尊权、仲武——二十七世伯淳、伯玉、伯成、德裕、同——二十八世善同——二十九世道弘——三十世富、彦申、昱——三十一世子愈、韶——三十二世兴荣、俊荣、敏——三十三世拱暘(弟光)、耀、德纯、懋德、邦祥、邦定、邦宁、三畏——三十四世继荣、宗华、宗明、宗宪、宗周、宗岱、宗尧、宗唐、宗训、宗龙——三十五世毓芝、一凤、毓才、毓豸、毓祥、一暘、茂才、毓尹、毓秀、毓桂、一桂、一松。

龙川胡氏显然经过了一个蕃衍过程，到二十五世之后，家族中的人才越来越多，到三十世和三十四世，可谓已经很显赫：胡富，历官大理评事寺副，山东佥事、广东副使、湖广按察使、陕西布政、顺

天府尹、大理正卿、户部侍郎，忤逆刘瑾罢归，瑾诛，升户部尚书，卒赠太子少保；胡光，任广东州府推官；胡德纯，宰青田县；胡继荣，辛丑贡士；胡宗华，中嘉靖丙子科乡试，授钧州知州；胡宗明，亦中嘉靖丙子科乡试，并中丁丑进士，历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总督辽东诸军务；胡宗宪，嘉靖戊戌（十七年，1538）进士，湖广道监察御史。

总之，《新安名族志》记录了徽州各宗族的迁徙和蕃衍的历史，为我们了解一个地域的宗族提供了最丰富而翔实的史料，同时也为我们研究这一地域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难得的史料。

（二）明中叶以前徽州人文信息的总汇

甲、仕宦

家谱的修撰，一般都是隐恶而扬善。《新安名族志》是在各家谱的基础上修撰的，在叙述各宗族历史的同时，它必然更注重对该宗族显耀一面的介绍。而在封建社会，仕宦是一个家族和宗族的最显耀的事情。因此，从该书中，可以看到徽州各宗族仕宦的具体情况。其介绍，上到朝廷命官，下到“乡饮宾”，十分详尽。据我们对全书的统计，仅见于著录的进士就达七百四十名^⑩；另一方面，其对各个宗族的传述又显示出一个规律：一个家族或宗族的兴旺，往往是与该族出仕的多少和地位的高低联系在一起的。上引绩溪龙川胡氏固然是因为其始祖胡焱仕晋而成为大族，更因为其后代陆续有胡富、胡宗宪等朝廷命官光宗耀祖，遂为胡姓之一大族。

乙、教育

徽州人以重视教育而闻名。《新安名族志》就记载了不少书院，计有紫阳书院、月友书院、羣阳书院、翠岩书院、福山书院、东墅书院、翰林书院、柳溪书院、明经书院、新溪书院、师山书院、桂岩书院、槐溪书院、万春书院、屯山书院、剑潭书院、梓源书院、青山书院、横绿书院、漳溪书院、方壶书院、监青书院、道川书院、双溪书院、考亭书院、石井书院、宋云书院、明道书院、晦庵书院等，书中还记载了不少“书屋”，记载了书院的创始人和创办目的——教育族

中子弟以光大宗族。例如，休宁南街叶亨，“以族大派迁，恐其久而离也，则建宗祠，春秋而萃集之；世多逐末，恐其不知反也，则建书院，延师儒以训导之。”又如婺源考水胡澄，“建明经书院，捐田以教养族中子弟”；休宁新屯朱暹，“建新溪书院以陶子姓”。

丙、著述

私人著述也是《新安名族志》转载的主要内容之一。书中罗列的著述首先可以补充《四库全书》的缺失。例如宋代的程大昌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著录其作七种，而该书著录却多出《易老通言》和《北边备对录》两种；婺源胡炳文，《四库》著录其著作四种，该书著录其著作八种；名医汪机，《四库》著录其著作三种，该书著录十种。明初祁门人汪克宽，《四库》著录其著作三种，该书著录有十种。根据我们的统计，该书著录的徽州人的著作有一千二百余种^⑩，被收入《四库》的占极少部分，大多是未见著录和收录的私人著述，并且多是没有功名的民间读书人所作。它们一方面反映了徽州人文的昌盛，另外一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文献学价值。

丁、医学

《新安名族志》著录了不少徽州医家。休宁云雾塘程氏“十世曰鼎，以医鸣，尤能吟咏，授医学正科，著有《前溪稿》。鼎子曰革，恪绍其业，亦授医学正科。”黟县东街万氏“世居于此，历传至曰高甫者，以医鸣于时，国朝洪武二十四年辟授医学训术。子曰友仁，洪武三十年袭职。友仁子曰腾远，永乐十三年袭职；腾远弟曰腾懋，永乐二十二年袭职。腾懋侄曰文清，天顺三年袭职，子二：曰贯、曰硕，俱敦义睦族，乡人颂之。贯子曰盛，正德四年袭职。硕子二，长曰芳，有善行，尤精于医，活人不责其报……芳子二：长曰赐善，承祖父之志，益振前业；次曰福嘉，嘉靖二十九年袭医官职，有儒行，缙绅咸推重之。”从这些记载看，这两个家族应该是医学世家，特别是万氏一族，从洪武到嘉靖，世袭“医学训术”一职，并且名医辈出，当是医学史所应注意的资料^⑪。

戊、思想

徽州号称“程朱阙里”，程朱思想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，对此，书中也有记载。休宁陪郭程氏二十三世程永奇“师朱子”；休宁西门汪莘，“号方壶居士，师朱子，学者称柳塘先生，著有《方壶存稿》”；休宁资村汪楚材，绍熙元年进士，“师朱子，仕至广东运司干(办)官”。婺源种德坊之李缙，“号钟山，少颖悟，通诸经，尤精于《左氏春秋》，师吕广问，得闽伊洛之学，朱熹自建安归，每与程洵过缙讲学，以乡丈呼之，著有《论语西铭解义》、《山窗业书》；……缙子曰季札，师朱晦庵，潜心理学，著有《近思录》等书。”可见这个家族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。在明代中叶以后，徽州也有不少王阳明、湛若水的追随者：绩溪润州许氏三十九世时润，“太学生，从湛甘泉、吕泾野讲学，称为高第”；婺源方村方瓘“师湛甘泉翁，讲究理学”；休宁汉口汪尚和，“号紫峰，锐意圣学，师友王阳明、谢木斋、章枫山、湛甘泉、吕泾野。尝创柳溪书院，著有《紫阳道脉录》、《家训八篇》、《蓄德录》、《师友格言》、《存忍录》、《新安艺文志》、《汪氏足征录》”；婺源官源汪奇“私淑王阳明、湛甘泉，著有《醒世格言录》”；祁门井亭汪朴，“邑庠生，筑范山书堂，讲明理学，尝师湛甘泉、王心斋，帅昆从朋徒为辅仁会，著有《狂念日钞》”；绩溪西街胡廷瑞，“入太学，师湛甘泉，家居用四礼，亲丧庐墓，著有《宋统拟》”。这些记录，充分反映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在徽州的传播。

除了以上数种人文信息之外，《新安名族志》还提供了其他多方面的信息。例如徽商与明代“开中制”的关系，书中记录了徽州人的发家往往与“输粟赈边”有关；又如徽州民间的诗歌创作，书中就记载了不少的虽未入仕却长于“吟咏”甚或有诗集、文集的人；书中还记载了不少徽州人的善举，他们或者修路，或者建桥，或者治水，或者建亭，这些记载也是研究经济史的有益材料。该书由于以一个地域的宗族为对象，广征各族谱牒资料，因此汇集了嘉靖以前徽州地域的种种人文事迹，提供了极为丰富具体的徽州文化史、社会

史、经济史的信息。

在充分肯定该书具有明中叶以前徽州“信息总汇”价值的同时,我们也要知道它的明显缺陷和不足。清末许承尧节录该书后云:“此书体例芜杂,先后失次,称谓讹谬,官名及姓所自出尤多附会,盖当时征取各族谱牒,悉录原文,未加甄择整理。”^⑬就体例而言,该书还不算“芜杂”,但在先后次序、世系称谓、官职名称以及姓氏来源等方面,该书的确存在着很多错讹之处,再加上在编纂和刊刻过程中不断增删,导致了各刊本的文字差异和错乱。这是我们在阅读和使用这部书时应该加以注意的。

注:

①河北大学图书馆藏该书手抄本一部,分为八卷,疑即按八册本钞录。

②国家图书馆藏有该本缩微胶卷。

③文见《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》,刘森译,黄山书社1988年版。

④郑力民:《〈新安大族志〉考辨——兼谈〈实录新安世家〉》,分载《安徽史学》1993年第3期、1994年第3期。

⑤如“东洋文库”本以及台湾“中央图书馆”藏本《新安名族志》。

⑥查《千顷堂书目》“谱系类”,陈栌名下还有《希姓略》一卷,不知该书与《新安大族志》有无关系。

⑦上海图书馆《休宁名族志》(十六册本)卷首列的“编辑乡绅”如下:“嘉靖乙酉:戴廷明(号和溪,休宁人),汪孟沚,叶本静(祁门人),程子璇(号旸谷),方德卿,王克和;嘉靖辛亥增补:程尚宽(号中泉,歙竦口人),吴让夫(号古冈,歙县人)。”

⑧这是一个推测数字。书中有八百条左右内容详细的宗族记录,它们应该有成谱为依据。

⑨据了解,该村还留存有数种手钞族谱,但刊刻的旧谱仍未见。

⑩这是一个保守的统计数字,因为有的转载文字给统计带来了麻烦,如列举一族或一家兄弟数人,然后说“俱中进士”。

⑪这也是一个保守的统计数字,因为有些地方只说有诗集或文集,却未标出集子的名字。

“饿其体肤”之“肤”字解

《孟子·告子下》中的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……”是人们经常引用的句子。历来都视“饿其体肤”中的“肤”为“皮肤”、“肌肤”的意思。但人之肌肤何饥饿之有？据我们考证，此处的“肤”应同“胠”字，是“肚腹前部”的意思。考“肤”字，《说文》没有单独列出，只是作为“胠”的重文提及：“胠，皮也。从肉，卢声。肤，籀文胠。”《正字通》：“（胠）籀文作肤，篆作胠。胠，从肉，卢声。肤，从肉，声。诸卢诸声，音义并同。”“肤”、“胠”本是一对古今字。而“胠”有“腹前”的意思。韦昭辨《释名》：“腹前肥者曰胠。”典籍中“肤”“胠”通用表达“腹前”意思的不乏其例。如《诗·豳风·狼跋》：“狼跋其胡，载蹇其尾。公孙硕肤，赤舄几几。”闻一多《匡斋尺牋》说，“硕肤”就是大肚子。余冠英《诗经选》注云：“肤，古与胠同字，腹前部为胠。”又如屈原《天问》：“平胁曼肤，何以肥之？”孙作云《天问研究》指出：“此‘曼肤’犹‘硕肤’。”何新《天问新解》注云：“肤，腹也。曼肤，即垂腹。”再如：《黄帝内经》一书有“肤胀”病名，此“肤”字也即古“胠”字。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五十五云：“胠胀，力猪反，腹前曰胠，言所以养心斋也。胠亦肤也。”“肤”字另有部分义项如肉、大、肥、美等，也是由此引申而来的。孟子的话，实质是老子“是以圣人之治：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”的反动。故孟子所说的“肤”的意思实际就是老子所说的“腹”。（王闰吉）

⑫安徽省图书馆有黟县《万氏宗谱》，清钞本，一册，因该馆搬迁，未得目见，不知是否有此记录。

⑬许承尧：《新安名族志节录》卷末按语，钞本，藏安徽省博物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